正學編

正學編

卷六

吳縣潘世恩輯　男曾瑋疏解

邱文莊公濬字仲深瓊山人

文莊穎悟絕倫無書不讀尤熟於國家典故其在位一以寬大啟上心忠厚變士習其爲己之學見於朱子學的經濟之學見於大學衍義補

誠意一章乃大學一書自脩之首而愼獨一言又誠意一章用功之始章句謂謹之於此以審其幾蓋以

學者用功於致知之際則固已知其心之所發有善有惡矣亦固已知其善之當爲而惡之當去矣然其一念始發於心須臾之頃端緒之初有實焉有不實焉葢有他人所不及知而已獨知之者是則所謂獨也是乃人心念慮初萌之端善惡誠僞所由分之始甚細微而幽隱也學者必審察於斯以實爲善而去惡譬如人之行路於其分歧之處舉足不差自此而行必由乎正道否則差豪釐而繆千里矣大學釋誠意指出愼獨一言示萬世學者以誠意之方章句論

愼獨指出幾之一言示萬世學者以愼獨之要人能於此幾微之初致審察之力體認眞的發端不差則大學一書所謂八條目者皆將爲己有矣

曾瑋謹案此言愼獨爲誠意之方審幾又爲愼獨之要也蓋致知之後既知善之當爲惡之當去矣然其實與不實在一念之初人所不知而己獨知之所謂獨也獨者靜之象動之端也寂然不動則善惡未形感而遂通則善惡既著惟其在動靜之間有善有惡可善可惡者則謂之幾乃靜中之動

也。一念自慊。則爲君子。一念自欺。則爲小人。萌一善念而隱有僞心。則君子可變爲小人。萌一惡念而旋有悔心。則小人可勉爲君子。欺慊關頭實人禽關頭。於此體認眞切。爲自脩第一步立腳。實爲萬事萬念第一步發端。以後脩齊治平。由此而行。更無他歧之惑矣。

吳康齋先生 與弼字子傳江西崇仁人

康齋年十九。見伊洛淵源圖。慨然嚮慕。遂罷舉子業。盡讀四子五經洛閩諸錄。不下樓者數年。中歲

家益貧躬親耕稼非其義一介不取四方來學者約已分少飲食教誨不倦嘗訪李原道於秦淮客館相與攜手淮畔其談日新康齋深以剛忿爲言始欲下克之之功後遂能於逆境擺脫心氣和平葢從事於敬恕之閒而能實致其功者

與鄰人處一事涵容不熟既已容隱彼猶未悟不免說破此閒氣爲患尋自悔之因思爲君子當常受虧於人方做得葢受虧卽有容也

曾瑋謹案此康齋自悔涵容不熟而思君子之有

容也蓋處事之時先已容隱而後又說破其容隱者學問之勉强也其卒不能容隱者氣質變化之未盡也正坐閒氣之爲患故不能受虧耳欲爲君子者必先有容人之量而後能受虧於人常於受虧時思天下何不可忍之事何不可恕之事則自然無芥蔕之留而一切皆在我包涵之內矣是常一受虧者正足以驗吾量之能容否也書曰有容德乃大又曰必有忍其乃有濟君子不當如是乎

又案顧端文云康齋日錄有曰君子常常喫虧方

做得覺之惕然有省於是思之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忠恕之道喫虧而已矣顏子之道不校而已矣不校之道喫虧而已矣孟子之道自反而已矣自反之道喫虧而已矣此又示人以喫虧之道欲入道者當自學喫虧始耳

南軒讀孟子甚樂湛然虛明平旦之氣略無所撓綠陰清晝薰風徐來而山林閴寂天地自闊日月自長邵子所謂心静方能知白日眼明始會識青天於斯可驗

曾瑋謹案此言南軒讀書之樂有得於孟子所謂平旦之氣也葢以夏日之舒長而見山林之幽趣湛然虛明即是靜中景象但覺天地之廣大歲月之悠久而已此葢指人欲淨處天理流行隨地隨時無入不得與春風沂水吾與點也之樂一般意味邵子所謂白日青天亦就眼前指點耳此心擾擾雖白日青天未易領會也

因暴怒徐思之以責人無恕故也欲責人須思吾能此事否苟能之又思曰吾學聖賢方能此安可遽責

彼未嘗用功與用功未深者乎。况責人此理吾未必皆能乎此也。以此度之平生責人謬妄多矣。戒之戒之。信哉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遠怨。以責人之心責己則盡道也。

曾瑋謹案此康齋自戒剛忿之過。眞善於克治者也。葢言所以暴怒者責人不恕故耳。欲責人者必當自反。自反自反而能矣。要知以聖賢律己者不當以聖賢望人。况自反而未必皆能也。以此忖度而推之。生平之責人者。謬妄良多矣。孔子曰躬自厚而

薄責於人則遠怨。張子曰。以責人之心責己則盡道。聖人所訓、先儒所論。信哉言也。

胡文敬公 居仁字叔心號敬齋江西餘干人

敬齋聞吳康齋講學崇仁。往從之游。絕意仕進。其學以主忠信爲先。以求放心爲要。操而弗失。莫大乎敬。因以敬名其齋。端莊凝重。對妻子如嚴賓。手置一冊。詳書得失。用自程考。鶉衣簞食。晏如也。築室山中。四方來學者甚衆。皆告之曰。學以爲己。勿求人知。語治世。則曰惟王道能使萬物各得其所。

所著有居業錄。蓋取脩辭立誠之義。是時康齋以學名於世。受知朝廷。而公闇脩自守。布衣終其身。蓋自薛文清後。粹然一出於正。推公之學云。

忠信篤敬。是孔門第一等工夫。非禮勿視聽言動。也靠就這裏做去。熟處便是仁。

曾瑋謹案孔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文敬謂是第一等工夫也。蓋忠者盡己之心也。信者推誠及物也。篤者敦厚充實也。敬者主一無適也。昔心之德。仁之本也。不於此而致力。則克己

復禮亦何所依據乎故欲學顏子之四勿亦必靠此做去及至自然純熟則忠信篤敬有以盡天理之彝則者卽視聽言動有以合天理之節文而可以盡仁之量矣程子曰視聽言動一於理謂之仁孟子曰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卽孔門教人切要之工夫也

一者誠也主一敬也由敬入誠

曾瑋謹案誠者五常之本百行之源卽純一無僞之心也故曰一者誠也敬者一心之主宰萬事之

根本卽主一無適之心也故曰主一敬也欲學聖人之立誠必用先儒之主敬存養有功省察有力無一念之或妄無一息之或欺則自然至於誠矣故曰由敬入誠也程子曰誠則無不敬未至於誠則敬然後誠及其成功一而已矣

孟子發夜氣之說於學者最有功葢心也理也氣也一也心存則氣清氣清則理明理明則氣益清氣益清則心愈存其要在操存省察於旦晝之間不爲物欲所汨顏子之非禮勿視聽言動孟子之集義養氣

程子之居敬窮理是工夫

曾瑋謹案此言孟子夜氣之說有功於學者而指出入手功夫俾知其切要處也人之有是身則必有是心有是心則必有是理有是理則必有是氣心之存理之明氣之清三者實一蓋有相因而成者焉然其大要不外操存省察而已操存省察之功至而後旦晝之間不汨於物欲則夜氣之存即可以驗心之存而亦可以驗氣之愈清理之愈明也學者入手工夫亦於顏子之四勿孟子之集義

養氣。程子之居敬窮理而致力焉。亦庶乎其不差矣。

臣大澂曰先儒論學。或言存心。或言窮理。或言養氣。或先言存養而後言致知。或先言致知而後言存養。其功實相因。其學亦未可偏廢也。氣猶水也心爲盛水之器。而理則水中之物也。器濁則水濁水濁則物亦濁。平旦之氣。乃水性之本清者也。

敬該動靜。靜坐端嚴敬也。隨事檢點致謹亦敬也。敬兼內外。容貌莊正敬也。心地湛然純一。亦敬也。

曾瑋謹案敬者聖學之所以成始而成終者也。以該動靜而言。則見其於無爲之時而端嚴也。有事

之際而檢點致謹也。所謂動靜不違也。以兼內外而言。則見其形於容貌而莊正也。存於心地而湛然純一也。所謂表裏交正也。要之心在是。卽敬亦在是。不可使有須臾之閒。頃刻之息而已。

心具衆理。所患者紛亂放逸惰慢。故須主敬。主一無適。所以整其紛亂放逸。整齊嚴肅。所以救其惰慢。此存心之要法也。

曾瑋謹案此言主敬爲存心之要法也。葢衆理具於一心。心有紛亂。有放逸。有惰慢。則失其虛靈之

體而理亦昏蔽窒塞爲患甚矣故學者必當主敬主一無適者敬也整齊嚴肅者亦敬也主一無適則靜定者自不紛亂收斂者自不放逸有整頓整飭之功焉整齊嚴肅則莊正者自不惰慢有匡救補救之功焉所以謂主敬者是存心之要法也

吾儒是隨事盡理以存其心所謂敬者只是專一謹愼無事時心專一在此不敢怠惰有事時心亦專一在此事上不敢怠惰所以無事時心湛然在內有事時卽是這箇心去應察處置所以動靜表裏本末其

此心。只是箇專一畏敬。佛氏只硬把捉繫縛這箇心。方其無事時把捉繫縛得住。有事時便亂了。

會瑋謹案吾儒存心之法。於主敬之中。有隨事盡理之功。當其寂然不動之時。心卽湛然而明睿。存此心以具此理也。及其感而遂通之際。心卽應察而處置。隨此事以盡此理也。無論有事無事。皆謹慎專一而不敢怠惰也。所以動靜不違。表裏交正。本末兼該。心無一時而不存。卽無一時而不敬。所謂專一畏敬也。彼佛氏把捉其心。而使之收斂。繫

縛其心而使之虛寂或可矯揉勉强於無事之時及其有事不識何以處置之徒見其紛紜而擾亂耳程子曰釋氏之學於敬以直內則有之矣義以方外則未之有也朱子曰吾儒萬理皆實釋氏萬理皆空儒釋之相去豈不遠哉

吳大徵曰吾儒言盡理即所以存心釋氏言存心未必能盡理吾儒言主敬足以該動靜釋氏言主靜不足以該敬程子以敬以直內許之亦就靜一邊說而姑予之之詞也

今人屛絕思慮以求靜聖賢無此法聖賢只戒謹恐懼自無許多邪思妄念不求靜未嘗不靜也

曾瑋謹案程子曰。人心不能不交感萬物。難爲使之不思慮。若欲免此。惟是心有主。如何爲主。敬而已矣。文敬蓋發明此意也。蓋屏絕思慮以求靜者。是老氏之絕聖棄智。釋氏之坐禪入定。非聖賢之法也。聖賢之法。無時無處不致其戒謹恐懼之力。故能有主於中。虛明凝定。而私意不萌。所以自無邪思。自無妄念。其當思而思。當念而念者。不害其爲靜。程子所謂敬則自虛靜也。聖賢未嘗求靜。亦何嘗有不靜之患乎。學者亦主於敬而已矣。

端莊整肅嚴威儼恪是敬之入頭處提撕喚醒是敬之接續處主一無適湛然純一敬之無間斷處惺惺不昧精明不亂敬之效驗處

曾瑋謹案文敬說敬之道親切分明非實做過主敬工夫者不能知也端莊整肅嚴威儼恪者齊其外以養其內從此入敬便有主宰所謂敬之入頭處也提撕喚醒者省於靜而察於動常用警覺提醒此心所謂敬之接續處也主一無適湛然純一者息有養而瞬有存功夫專靜心氣自定所謂敬

之無間斷處也惺惺不昧精明不亂者心常存而理常明涵養純熟至於自然所謂敬之效驗處也總之聖學之所以成始成終者不外乎敬之一字而已

天下縱有難處之事若順理處之不計較利害則本心亦自泰然若不以義理為主則遇難處之事越難處矣

曾違謹案天下雖難處之事未嘗無當然之理事之兩可者窮到極處畢竟只有一可事之兩難者

處之得宜何嘗不可兩全但當順理以應之不必計較其利害也蓋順理者但論是非之公而計較利害者專顧得失之私程子曰順理則無憂言順理而應事則各有當然之則因物付物無入而不自得故能天君泰然若不以義理爲主則在物者旣昧其當然之則而處物者又安能行而宜之是不難者已難處矣而況遇難處之事乎

才覺私意起便克去此是大勇

會瑋謹案私意之起克之最難必有英俊之氣明

決之識，剛毅之志，果敢之力，而後能一有覺察，即便克去也。朱子曰，克己別無巧法，譬如孤軍猝遇強敵，只是盡力舍死向前而已。然則非委靡柔懦者所能也，必也其大勇乎。

學者當以小學四書近思錄熟讀體驗，有所得，然後可博學古今。

會肆謹案，脩己立身之法，備於小學，聖賢垂教之旨，載於四書，義理精微之蘊，詳於近思錄，學者所當討論講究而熟讀之，躬行實踐而體驗之者也。

如是而有所得於心焉、然後知爲學之規模、四達而不悖、可以旁觀博覽、考古驗今、庶幾有以融會貫通矣。

學經有得、方可看史、經無得而先看史、未免流於功利。看史能別其是非、乃窮理之要、不然則徒記故事、反成博雜、

一曾瑋謹案或問朱子看史之法、朱子曰、當且治經、求聖賢修己治人之要、然後可以及此、蓋聖賢教人之旨、莫備於六經、學者必先窮經以得其要歸

之所在。然後可以觀史也。若讀六經之言而不通於心、不有於身。則亦無所得矣、無所得而觀史。則略王道而遵霸功、舍義理而計利害、有在所不免者耳。夫經以載道、史以紀事。道者事之體。事者道之用、未有用而不本於體者、所以觀史者貴先有卓然之定見、而後是非之分。瞭若指掌、此亦窮理之切要處也。否則徒記故事、亦口耳誦說之學、不過成其博雜而已。而於窮經治史之本意。不相反哉。

窮理非一端所得非一處或在讀書上得之或在講論上得之或在思慮上得之或在行事上得之讀書得之雖多講論得之尤速思慮得之最深行事得之最實

會瑋謹案窮理亦多端程子言之詳矣此論有得於心之處不專在一端致力雖同而呈效各別要皆期於有得而已蓋窮理之功首在讀書四書五經皆聖賢之微言大義固爲理之會歸即諸子百家亦各得其緒餘所宜博覽而約取至歷代史書

皆足以考鏡得失是非降而諸家文集亦或有因文見道之處故曰得之最多也雖然書非可徒讀而已也必加之以講論焉必深之以思慮焉必體之以行事焉凡此皆所以窮理也其得之於講論者師友研習之功耳入而心通不尤速乎其得之於思慮者探賾索隱之力心領而神會不最深乎其得之於行事者經權常變之宜躬行而履踐不最實乎要非於窮理中認眞體驗者不能道得如此親切也

吳大澂曰此章雖言窮理然所該極廣與中庸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五者有暗合處。

王文成公 守仁字伯安號陽明紹興餘姚人

文成天姿異敏。年十七。謁上饒婁諒。與論朱子格物大指。還家日端坐。講讀五經。不苟言笑。游九華歸。築室陽明洞中。泛濫二氏學。數年無所得。謫龍場。窮無書。日繹舊聞。忽悟格物致知。當自求諸心。不當求諸事物。喟然曰。道在是矣。遂篤信不疑。其爲教專以致良知爲主。學者翕然從之。公始以直節著。比任疆事。提弱卒。從諸書生掃積年逋寇。平

定孽藩。當危疑之際。神明愈定。智慮無遺。雖由天資高。其亦有得於中者與。

問靜時亦覺意思好。纔遇事便不同。如何。先生曰。是徒知靜養而不用克己工夫也。如此臨事便要傾倒。人須在事上磨鍊。方立得住。方能靜亦定。動亦定。

曾瑋謹案靜時工夫。是涵養也。動時工夫。是克己也。徒知靜養而未用克己工夫。則靜時意思雖好。亦不得力。何也。無事時之定靜。易臨事時之定靜。雖無事時之體驗。猶虛。臨事時之體驗則實也。欲

臨事而不至傾覆顛倒者、必須於事上磨厲歷鍊一番。則漸有立足地位。夫然後方寸之中。本體常存。靜而能淵涵萬理者。接物之際。泛應曲當。動而能酬酢萬變也。庶幾程子所謂靜亦定。動亦定矣。

問甯靜存心時。可謂未發之中否。先生曰。今人存心只定得氣。當其甯靜時。亦只是氣甯靜。不可以爲未發之中。曰未便是中。莫亦是求中工夫。曰只要去人欲存天理。方是工夫。靜時念念去人欲存天理。動時念念去人欲存天理。不管甯靜不甯靜。若靠那甯靜。

不惟漸有喜靜厭動之弊。中間許多病痛。只是潛伏在。終不能絕去。遇事依舊滋長。以循理爲主。何嘗不甯靜。以甯靜爲主。未必能循理。

曾琫謹案此言甯靜工夫。以循理爲主。則無弊也。或疑甯靜存心。卽是未發之中。或卽是求中工夫。文成葢謂今人言甯靜者。非眞能存心。不過能定氣耳。須要存天理去人欲。方是眞的要妙工夫。葢靜時念茲在茲。動時亦念茲在茲。卽念念循理。不求甯靜而自然甯靜矣。若專求甯靜。則以靜爲喜

者勢必以動爲厭而其弊漸生養心者或以養氣爲助惡物者或以忘物爲賢往往入於異端許多病痛無事時已隱伏於中遇事時卽潛滋暗長終不能絕去也要知言甯靜者未必能循理以循理爲主則自能甯靜而無弊矣程子曰敬則自虛靜不可把虛靜喚做敬亦此意歟

敎人爲學不可執一偏初學時心猿意馬拴縛不定其所思慮多是人欲一邊故且敎之靜坐息思慮久之俟其心意稍定只懸空靜守如槁木死灰亦無用

須教他省察克治省察克治之功則無時而可間如去盜賊須有箇掃除廓清之意無事時將好色好貨好名等私逐一追究搜尋出來定要拔去病根永不復起方始爲快常如猫之捕鼠一眼看著一耳聽著纔有一念萌動即便克去斬釘截鐵不可姑容與他方便不可窩藏不可放他出路方是眞實用功方能掃除廓清到得無私可克自有端拱時在雖曰天下何思何慮然非初學時事初學必須省察克治只思一箇天理到得天理純全便是何思何慮矣

曾瑋謹案此論教人為學。因時而施。不可執著一邊。由省察克治以幾至於不思而得。要不外乎存天理遏人欲而已。蓋初學心意不定。馳逐紛拏。人欲爭勝而天理幾希。故先教以靜坐而息思慮。所謂靜坐者。非空守枯寂而已。所謂息思慮者。非遽言何思何慮也。又必教以省察克治之功。其用力於省察克治者。不使有須臾之間。務就好色好貨好名種種私意。一一追究。一一搜尋。求其病之所在而決去之。必拔其根株。永不復萌。而後愉快也。

大而喻之如官軍之捕盜賊掃蕩殲除而後奏廓清之績小而喻之如猫之捕鼠目覩耳聽而成掩執之功不事姑容不留方便不敢竊藏不放出路非眞實用功有斬釘截鐵手段不可所謂才覺有私便卽克去也至於無私可克則人欲淨盡而天理渾全此時始有端拱無爲氣象便是何思何慮矣若不就省察克治用力而遽言何思何慮豈初學時事乎程子問謝文肅近日事如何對曰天下何思何慮程子曰是則是有此理賢卻發得太早

在。又道恰好著工夫也、文成蓋本此意以爲教歟、問好色好利好名等心、固是私欲。如閒思雜慮、如何亦謂之私欲、先生曰畢竟從好色好利好名等根上起。自尋其根便見、如汝心中決無有做劫盜的思慮、何也、以汝原無是心也、汝若於貨色名利等心皆如不做劫盜的心一般。都消滅了。光光只是心之本體、看有甚閒思慮、此便是寂然不動、便是未發之中、便是廓然大公。自然感而遂通、自然發而中節、自然物來順應。

會瑋謹案心之本體光明並無閒思雜慮只因有人欲之私遂致蔽其本體好色好利好名之爲私欲此其顯然者也閒思雜慮與好色好利好名等心雖有輕重之別然思慮之所從起皆是貨色名利上來究其病根無非爲私欲所蔽若思慮純是天理便不得謂閒思雜慮也譬如刼盜之心思慮所不及者本無是心故也若以不爲刼盜之心消滅其貨色利名之心則根株淨盡而光明之本體已復其初又何閒思雜慮之有乎要知感而遂通

者。即此寂然不動者也。易之言无思也无爲也。發而中節，即此未發之中者也。中庸之言中也和也。物來順應者，即此擴然大公者也。程子之言心普萬物而無心，情順萬事而無情也。體立而後用有以行，益純乎自然而無勉強者矣。

吳大澂曰陽明先生謂閒思雜慮。即從貨色名利根上起。是從靜坐時細細體驗出來。實是如此若當思而思。當慮而慮。則天理上之思慮。不得謂之閒思雜慮也。其不當思而思。不當慮而慮者，皆從人欲上起。人欲之中，不外貨色利名等心。所以閒思雜慮。亦謂之私欲也。

問近來工夫雖稍知頭腦，然難尋箇穩當快樂處。先

生曰爾卻去心上尋箇天理此正所謂理障此閒有箇訣竅曰請問如何曰只是致知曰如何致曰爾那一點良知是爾自家的準則爾意念著處他是便知是非便知非更瞞他一些不得爾只不要欺他實實落落依著他做去善便存惡便去這裏何等穩當快樂此便是格物的眞訣致知的實功若不靠這些眞機如何去格物我亦近年體貼出來如此分明初猶疑只依他恐有不足精細看來無些小欠闕

曾瑋謹案此言致良知之學卽格物之功依此行

之無少欠闕也蓋良知之知即天理也天理即良知之心也若於心上尋天理是心自心而天理自天理其爲障蔽甚矣然則必有訣竅如何而得之曰致知而已如何致知曰人之有良知即人之有良心也良知之一點是自家之準則也孰是孰非孰善孰惡意念所著準則自呈誰得而欺瞞之只須依著本心之良知做去善無有不存惡無有不去者實實落落何等穩當何等快樂乎是故格物者依此爲眞訣致知者依此爲實功若不識此眞

機。即格物亦枉用工夫耳。

吳大徵曰。先生謂近年體貼出來。亦是窮理功深讀書有得之效。所以是便知是。非便知非。善便存惡便去。剖別得如此分明也。若未嘗用過實功。雖有良知。未免爲私欲所蔽。見爲是者。未必皆是。見爲非者。未必皆非。專從心上尋箇天理。尚恐靠不住也。所謂依他做去。無些小欠闕者。苟無先生之學問。不足以語此。

問靜坐用功。頗覺此心收斂。遇事又斷了。旋起箇念頭。去事上省察。事過又尋舊功。還覺有內外。打不作一片。先生曰。此格物之說未透。心何嘗有內外。即今在此講論。豈又有一心在內照管。這聽講說時專敬。

卽是那靜坐時心。工夫一貫。何須更起念頭。又須在事上磨鍊做工夫乃有益。若只好靜。遇事便亂。終無長進。那靜時工夫亦差似收斂而實放溺也

曾瑋謹案陳九川問靜坐工夫。與遇事時。未成一片。蓋以爲收斂之心。非應事之心。故另起念頭是覺心之有內外也。文成言心之本體原無內外。格物未透。誤以爲內外竝做工夫。遂致失其心之本體矣。卽今在此講論。豈又有一心在內照管乎。抑聽講時專敬之一心。卽靜坐時收斂之一心乎。工

夫本是一貫。不必另起念頭也。欲工夫之有益。當須於事境上磨鍊用功。然後始有長進。若有求靜之心。卽有厭動之心。遇事安得不茫無所措耶。靜中收斂之心。既覺其有內外。則發端差失。所謂收斂者亦捉摸不定。適所以成其放溺耳。

大凡朋友須箴規指摘處少。誘掖獎勸處多。故與人論學亦須委曲謙下。寬以居之。

曾瑋謹案朋友相處。非獨責其講習之功。益有責善之道焉。是箴規者固不可無。然法語之言。不如

巽語之易入也。指摘瑕隙。則顯人之過。而難以悅從。誘掖奬勸。則成人之美。而易於觀感。是以與人論學。亦須委曲以敷陳。而事理通達。謙下以自抑而心氣和平。所謂寬以居之。則有處正就中之德而於學問聚辨之義宜矣。

吳大澂曰。此言朋友規勸之道。即孔子忠告善道之意也。然論取友之方。以直爲貴。得一勸善之友易。得一規過之友難。故益者三友。先以友直也。

有一屬官。因聽先生講學曰。此學甚妙。只是簿書訟獄繁難。不得爲學。先生曰。我何嘗教爾離了簿書訟

獄懸空去講學。爾既有官司之事。便從官司的事上為學。纔是眞格物。如問一詞訟。不可因其應對無狀起箇怒心。不可因他言語圓轉生箇喜心。不可惡其囑託加意治之。不可因其請求屈意從之。不可因自己事務冗煩隨意苟且斷之。不可因旁人譖毀羅織隨人意思處之。這許多私意。只爾自知。須精細省察克治。惟恐此心有一毫偏倚。枉人是非。這便是格物致知。簿書訟獄之閒。無非實學。若離了事物為學。卻是著空。

曾瑋謹案此篇之旨大要言簿書訟獄之閒無非實學但當致其良知省察克治以去其私則此心自無偏倚而聽斷亦自無枉曲致知之學莫切於此格物之學亦莫要於此也若離官司事上以求學則所謂學者必轉至於著空矣文成此論詳款分明無煩贅解凡居官者以此書紳則有以知存心之要聽訟之宜所當體察而效法者不必舍是以為學也

一友自歎私意萌時分明自心知得只是不能使他

卽去。先生曰。你萌時這一知處。便是你的命根。當下卽去消磨。便是立命工夫。

曾瑋謹案私意之萌、惟患自心不知。故不能去耳。分明知得。則此便是良知。故曰。便是命根也。有此命根。當下卽用克治之力。則私意消磨立盡。掃蕩廓清矣。故曰立命工夫也。朱子曰、凡日用閒知此一病而欲去之。卽此欲去之心。便是能去之藥。文成此論亦正相合矣。

凡人言語正到快意時。便截然能忍默得。意氣正到

發揚時便翕然能收斂得憤怒嗜欲正到騰沸時便廓然能消化得此非天下之大勇者不能也然見得良知親切時其工夫又自不難緣此數病良知之所本無只因良知昏昧蔽塞而後有若良知一提醒時即如白日一出而魍魎自消矣

曾瑋謹案言語至使意時必有屈服人之心矣意氣到發揚時必有陵軋人之心矣憤怒嗜慾至騰沸時必有直意任情之心矣於此而截然忍默翕然收斂廓然消化誠非天下之大勇者不能得也

然其工夫似難而實易只須認得良知親切耳試思屈服人陵軋人之心與直意任情之心豈良知之所本有乎亦因昏昧蔽塞其良知而後有此數病也去其良知所本無完吾固有之良知不過一提撕喚醒之閒正如日之方升羣邪自息矣

變化氣質居常無可見惟當利害經變故遭屈辱平時忿怒者到此能不忿怒憂惶失措者到此能不憂惶失措始是得力處亦便是用力處天下事雖萬變吾所以應之不出乎喜怒哀樂四者此爲學之要而

爲政亦在其中矣。

曾瑋謹案爲學之要。莫貴於變化氣質。氣質之變化。居常無事時。不可得而驗也。惟利害之當前。變故之偶經。屈辱之忽遭。此正實落用功之時。亦實落效驗之處。若於平時所忿怒者。平時所憂惶失措者。到此皆消。是氣質眞能變化。始可謂之得力。始可謂之用力也。蓋天下之事。無常雖萬變雜投。而所以應之者。不外此喜怒哀樂四者而已。四者中節。則此中和之一心。卽可以應萬事萬變。而氣

質之變化於此此可見此非獨爲學之要也爲政之
道亦不外乎是矣

君子之學務求在己而已毀譽榮辱之來非獨不以
動其心且資之以爲切磋砥厲之地故君子無入而
不自得正以其無入而非學也若聞譽而喜聞毀而
戚則將皇皇於外惟日不足矣其何以爲君子

曾瑋謹案君子不求天下之信己惟求在己者可
以自信而已至於流俗之毀譽世途之榮辱豈足
動其心乎然第排遣過去倘非動心忍性之學何

以增益其所不能也。君子藉此以爲切磋之資。砥厲之具。固有無入而非學。無在而不自得者。所謂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者也。若毀譽之來。而吾心之喜戚隨之。則務外之心重。自治之心疎。將皇皇焉求人之信己。而何有暇日以求在己之可信乎。君子當不如是也。

諸公近見時少疑問。何也。人不用功。莫不自以爲已知爲學。只循而行之是矣。殊不知私欲日生。如地上塵。一日不掃。便有一層。著實用功。便見道無終窮。愈

探愈深。必使精白無一毫不徹方可。

曾瑋謹案學者未到聖賢透徹地位安能無疑不能無疑。何以少問。大抵自信已知爲學之方只是率由遵循而已。此正坐不能著實用功也。要知私欲之生。一日不克卽多一分。如塵土之積。一日不掃卽多一層也。道有體而無窮。愈探則愈深。學有進而無已。自信則自晝。必求此心精純清白洞徹光明。無一毫之障礙。則庶乎其可矣。

吳大徵日書不熟讀則疑不出。事不深思則疑不生。大抵無疑可問者。只是淺嘗浮慕。未嘗著實用

功耳。非眞無可疑也。學問之功。須於無疑中看出有疑。更於有疑中辨到無疑。方是眞得力。

吾輩用功只求日滅不求日增減得一分人欲便復得一分天理何等輕快脫灑何等簡易

曾瑋謹案此論存理之功只在去人欲人欲去而天理自存不必別求進益也蓋用功求減而不求增者一日去得一分人欲即一日復得一分天理本分之外不加毫末先儒所謂人性上不可添一物也不務此用功而於知識才能逐一理會又豈能如此輕快脫灑如此簡易乎

正學編

卷七

吳縣潘世恩輯　男曾瑋疏解

羅文恭公洪先字達夫號念菴江西吉水人

念菴雖宗良知學然未嘗及陽明門恒舉易大傳寂然不動周子無欲故靜之旨以告學人又曰儒者學在經世而以無欲爲本惟無欲然後出而經世識精而力鉅時王畿謂良知自然不假纖毫力公非之曰世豈有現成良知者耶雖與畿交好而

持論始終不合云
得其本心謂之仁此聖人教人入德之門也然能自
識其心之所以爲心與卽其資之所近以各得其本
心師不能授之弟子弟子不能得之於師也非動心
忍性則改過不密非眞知實踐則見道不精非忘成
心去故智絕多歧而歸一原則吾之本心必不可復
致良知工夫必從主靜入手至日閉關復所以見天
地之心也人一身中無非理氣二者氣動則心擾而
理卽爲其所掩惟靜則氣定心虛自然微有覺悟處

此天理也。

曾瑋謹案仁人心也、卽天理也、聖人敎人以入德、亦使之得其本心而已。然本心之得與不得、雖師弟之以道相親、亦有不能指授者、惟有致其良知以自識其心之所以爲心。而各就其資質之近、以自復其天理耳。其不合乎天理者、改過不可不密、是需有動心忍性之功。其求合乎天理者、見道不可不精、是需有眞知實踐之力、而又當忘其成心之固、必去其故智之矜張、絕其多歧之迷惑、而歸

於一原則吾本心之已失者可以復而得矣然則天下無不用工夫之良知可知致良知之功則莫先於主靜復之象曰先王以至日閉關言動復而靜可以見天地之心聖人無事不順天時卽無事不循天理天心之復與天理之復豈有二致乎蓋人之有身卽有是理卽有是氣未有無理之氣亦未有無氣之理理之有所掩蔽由於心之有所紛擾而實由於氣之動也若夫主靜則氣定氣定則心虛而惺惺不昧自然覺悟此卽所謂良知也本

心也天理也一得而無不得者也所謂入德之門也

鄒文莊公守益字謙之號東廓江西安福人

文莊讀大學中庸疑曾子子思之學必先愼獨何也後師事陽明請質焉陽明曰獨卽所謂良知也愼獨者所以致其良知也戒愼恐懼所以愼其獨也所謂誠其意也大學中庸之指一也公由是豁然大悟學旣成與湛甘泉呂涇野聚徒講學造就甚多

善學者與古人相較量則日覺奮厲若與流俗相較量則不免頹塌

曾瑋謹案朱子曰學者必志於大道以聖人自期而猶有不至者焉蓋取法於上僅得乎中取法乎中必流於下矣是以善學者以聖人爲必可至亦在奮厲其志氣耳顏子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是與古人相較量者顏子之大勇也若以未流世俗之學自爲較量則有一勝人之處便覺人不我及見一不如己之人便疑我是大賢

與流俗相況易於見長則志趣必卑矣與古人相況易於見短則志向必日進矣學者不可不審也

仁者人也是聖門提出做人的正脈人要做人便須仁以爲己任方可頂天履地立三才之極否則無惻隱羞惡之心便近於禽獸人教人學做聖人學者卻有推避處若只教人學做人如何推避得

曾瑋謹案孟子曰仁人心也是指出仁爲人心所固有中庸言仁者人也直指出仁與人一而不分尤爲親切蓋聖門教人所以爲人之正脈非此不

能盡性立命實非此不得爲人也夫人參乎天地之中必盡所以爲人之道而後能立三才之極三才者天之道陰與陽地之道柔與剛人之道仁與義也是故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言無仁義之心則無以立人之道而異於禽獸者幾希是故以聖賢望人人或有所推避者以不敢自居於聖賢也若教人以爲人豈有不敢自居而以禽獸自居者吾知其必不能有所推避矣

心中紛擾只是將迎之累若能時時照顧見在工夫

如臨深履薄。卽閒思雜慮。自不能容。稍有障蔽。卽與掃除。雖欲頃刻息之而不可得。古人所以造次於是顚沛於是。正欲完此常照之體耳。

曾瑋謹案心之本體。虛靈知覺而常照者也。有將迎之心。則隨物而往。先物而動。累於物而紛擾矣。若能用戒愼恐懼工夫。而隨時省察。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自無閒思雜慮之能容矣。卽或有所障蔽。亦當掃除而廓淸之。不使有頃刻之息。胸中澄然。如明鑑高懸而不疲於屢照也。古人所以造次顚

沛必於是者正欲時時照顧以完此虛靈知覺之本體而已

薛思庵先生敬之字顯思陜西渭南人

思庵好靜坐思索義理每有所得即以劄記爲學老而彌篤

學者始學須識得此心是何物此氣是何物心主得氣是如何氣役動心是如何方好著力進裏面去

曾瑋謹案此言始學者必辨別心氣之分而後方可著力以期入德也葢心之所以爲心仁義禮智

無有不備。宜識其何以爲道心。而何以有人心也。氣之所以爲氣。淸濁厚薄。或有不齊。宜識其何以爲志氣。而何以有血氣也。其心足以主氣者。志爲氣之帥。心定而氣亦定。養氣之學。所以必先存心也。其氣足以役心者。氣壹則動志。氣擾而心亦擾。所以存心之功。必兼養氣也。學者於此返躬默驗。著實用力。方能於自己身上體貼出來。不是於古人書上採取得來者。外面工夫。不如裏面工夫之切實也。

接事多。能令氣觸動此心。惟敬則不為所累。自能常惺惺而無所不照。

曾瑋謹案人之知覺運動。皆本乎氣。氣之動其心一者由於接應人事之紛紜。而實由於心之無主宰也。居之以敬。則心有主宰。物來順應。事雖多而不為所累矣。是知敬者。常惺惺之法也。心常惺惺則知覺運動。如將帥之令卒徒。心能役氣而不役於氣焉。夫是以明睿日生而無所不照也。

呂文簡公 柟字仲木號涇野陜西高陵人

文簡受業薛思庵接文清之傳學以窮理實踐爲主官南都與湛若水鄒守益共主講席仕三十餘年家無長物終身未嘗有惰容學者稱涇野先生

問樂在其中與不改其樂樂字有淺深否先生曰汝不要管他淺深只求自己一箇樂耳曰求之有道乎先生曰各人揀自己所累處一切消除到得心廣體胖眞樂自現所謂累者不必是聲色貨利即寫字做詩凡嗜好一邊皆是程子曰書札於儒者事最近然一向好著亦是喪志

曾瑋謹案或問孔顏樂處有淺深之分否文簡曰不必論其淺深只求自己身上尋此眞樂可也又問求之之道曰人之所以不樂者有累故耳若能檢點自己所累之處逐一搜尋用克己工夫而消除之至於欲盡理純地位所謂心廣體胖其樂可知者也然所謂累者豈必沈溺於聲色貨利之場哉凡有嗜好皆爲心累卽寫字做詩亦嗜好之一端所欲未能割捨此心便不能灑脫觀程子教子弟數語葢謂儒者留心於書札則分其樂道之心

而足以喪志旨哉言乎

楊天游先生應詔福建建安人

先生受業於呂文簡以寡欲正心爲本一切清虛元遠之言皆所不喜

吾人爲學不可厭事物之侵擾只問處事物底道理能盡不能盡是故居處時不免有居處時之侵擾然吾只在恭字上做工夫即其侵擾亦天機之流行矣執事不免有執事之侵擾與人不免有與人之侵擾吾只在敬字忠字上用工夫即其侵擾亦無非天機

之流行矣從古聖賢處常處變誰不自侵擾中來若惡其侵擾而生厭怠便非學也

一曾瑋謹案爲學工夫不可以事物之侵擾而生厭怠之心蓋侵擾之緣隨時隨處皆所不免只問所以處之者合乎道理否耳是故侵擾之在於居處時者吾只知有恭而已侵擾之在於執事時與人時者吾只知有敬與忠而已不知其爲侵擾也何也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所謂盡其道理者也道理盡而天理流行有忘乎其爲侵擾者無往而非

學無往而不自得也要知自昔聖賢處常有經處變有權正於侵擾之中驗工夫之疏密學力之淺深是以不敢厭怠而亦不必惡其侵擾也否則何以為聖賢之學乎

吳大激曰為學與處事往往打成兩橛只為做工夫時不曾從侵擾中歷鍊過來所以為學自為學處事自處事截然似兩箇人便非經世之學便非有體有用之學也

王龍谿先生 畿字汝中浙江山陰人

龍谿居官難進易退惟以講學為事與羅近谿周海門皆近宗門作用不無流弊今錄其醕者

忿不止於憤怒凡嫉妒褊淺不能容物念中悻悻一些子放不過皆忿也慾不止於淫邪凡染溺蔽累念中展轉貪戀不肯捨卻皆慾也懲窒之功有難易有在事上用功者有在念上用功者有在心上用功者事上是遏於已然念上是制於將然心上是防於未然懲心忿窒心慾方是本原易簡工夫在意與事上遏制雖極力掃除終無廓淸之期

會瑋謹案人知憤怒之爲忿而不知忿之類甚多凡有不能容物之一念其悻悻者皆謂之忿也人

知淫邪之爲慾而不知慾之類甚多凡有不肯棄捨之一念其展轉者皆謂之慾也所當於無事時逐一省察而用懲窒之功然用功於難不如用功於易逐事而懲窒之事不勝防也逐念而懲窒之念不勝制也不如於忿慾未萌之時喫緊於心上用功涵養吾心之天理克治吾心之人欲用功既深心與理浹然後念上之忿慾易制事上之忿慾亦易防此本原易簡之法也不此之求而强制禁遏於意念事爲之際吾恐用力多而成功少期其

掃除而收廓淸之效也烏可得乎
聖學根於所性雖不從禍福起因而亦未嘗外於禍福禍福者善惡之徵善惡者禍福之招自然之感應也聖賢處禍福與常人同而認禍福與常人異常人以富壽爲福以貧夭爲禍以生爲福以死爲禍聖賢惟反諸一念以爲吉凶念苟善雖顏之貧夭仁人之殺身亦謂之福念苟惡雖蹠之富壽小人之全生亦謂之禍非可以目前禍福論也
曾瑋謹案禍福倚伏之理天道也聖賢不以禍福

而移其性情亦未嘗不以禍福而謹其念慮葢知禍福之徵卽善惡所招感應自然捷於影響也是故聖賢之所以異於常人者以反諸一念之善惡爲吉凶而不以常人之禍福爲禍福也顏之貧夭蹠之富壽仁人之殺身小人之全生孰爲禍孰爲福孰爲得孰爲失常人每誤認之惟聖賢能明辨之豈可以目前之禍福而論其得失乎要之天道至公福善禍淫是其常理而閒有不然則亦理之偶乖及觀其究竟古今來善之獲福常多而惡之

獲禍豈少也哉

吳大澂曰。意中之福。聖賢不敢望也。非因求福而爲善也。意中之禍。聖賢所深戒也。蓋將借禍以懲惡也。意外之福。聖賢所大懼也。恐我之無以當之也。意外之禍。聖賢所順受也。恐我之有以感之也。聖賢之教人。因福以勸善。因禍以警惡。聖賢之自處。防禍之意多。獲福之意少。

來瞿塘先生知德字矣鮮四川梁山人

先生於親歿後。廬墓六年。以親不獲祿養終其身。麻衣蔬食。潛居山中。讀易三十年。大有妙悟。所注周易行於世

凡處不要緊之人。與不要緊之事。不可狎侮忽略。通

要謹慎細密就是聖人不泄邇工夫吉凶悔吝都在此生

曾瑋謹案處人處事豈可以其無足重輕而有玩狎慢侮之心輕忽簡略之意乎要當出以謹始慎終精細周密而後無患蓋人不在微事不在小禍固多藏於隱微而發於人之所忽者也是以武王之聖且有不泄邇工夫正於人之所易忽而不敢忽耳吉凶悔吝生乎動動之象吉一而已君子是以思患而豫防之歟

世間千條萬緒消不得我一箇理字千思萬想消不得我一箇數字千横萬逆消不得我一箇忍字

曾瑋謹案事物之分殊也要必歸於一本故物來順應只消一理字而千條萬緒有以貫而通之此易則易知簡則易從之道也安念之無益也要必安於前定故藏往知來只消一數字而千思萬想有以靜而息之此樂天知命之道也遭遇之無常也要必期於自反故犯而不校只消一忍字而千横萬逆有以順而受之此反身修德懲忿窒慾之

道也。

呂新吾先生坤字叔簡河南甯陵人

新吾之學以窮理盡性爲主所著呻吟語於省察克治修己治人之要皆從人情物理中推勘而出。洵爲後學準繩。

世間事無鉅細都有古人留下得法程纔行一事便思古人處這般事如何纔處一人便思古人處這般人如何至於起居言動語默無不如此久則與古人稽而動與道合矣其要只在存心其工夫又在誦詩

讀書時便想曰此此可以爲我某事之法可以藥我某事之病如此則臨事時觸之卽應不待思索矣

曾瑋謹案古先聖人立言垂教於天下之故巨細精粗無所不備是已留得法程學者可一一遵守矣故行一事當思古人如何處一人當思古人如何而後行之處之卽尋常起居言動語默無不皆然積而久之自然與道合一謂非古人爲先得我心之同然者乎此葢有存心之要焉有誦詩讀書之工夫焉朱子曰誦其文思其義有以知事理之

當然見道義之全體而身力行之舍此爲無所用其心矣蓋簡策之言皆足以證吾之是非得失當思何者可爲矜式之資何者可爲藥石之助所謂以我觀書處處得益者也至於應事接物之時以體驗之眞爲踐履之實自然推行盡利觸處皆通有不假於思索者矣

讀書能使人寡過不獨理明此心日與道俱邪念自不得而乘之

曾瑋謹案天理人欲不兩立此勝則彼退故理明

卽欲寡欲愈寡卽理愈明所以讀書者不獨明理且能使人寡過也然須以聖賢之言反求諸心何者爲寡過之方何者爲明理之要求其與聖賢之相似者勉其與聖賢之不相似者則能心與理一而行著習察之閒無不合乎聖賢之道矣道積於厥躬而心地瑩澈淸明自然所發皆無私曲安有邪念之乘乎

當急遽冗雜時只不動火則神有餘而不勞事從容而就理一動火種種都不濟

曾瑋謹案人當匆忙迫切之時往往心不能主氣質用事則易於動火古人以心配火者大抵氣之炎上皆由於心易曰厲薰心言不安之勢薰爍其中也心能涵養則火安其宅神可不勞而充足有餘事可就理而從容中道矣若一動其心則有如焚之象種種乖謬於事豈能有濟乎

自家好處揜藏幾分這是涵蓄以養量別人不好處要揜藏幾分這是渾厚以養德

曾瑋謹案君子不誇己之能謂終身行善而一言

可以敗之也。若誇己之能。則其餘之不能可知。何量之淺隘耶。能揜藏幾分。此便是涵蓄之功。而深沈者所以養其量矣。君子無顯人之過。謂雖有百非而一善可以葢之也。若顯人之過。則其薄責於己可知。何德之涼薄耶。能揜藏幾分。此便是渾厚之道。而和平者所以養其德矣。

甯耐是思事第一法。安詳是處事第一法。謙退是保身第一法。涵容是處人第一法。置富貴貧賤死生常變於度外。是養心第一法。

曾瑋謹案事理未得徐而思之事理既得徐而處之何㥯莽之有焉己有一善視若無之人有一不善視若無之何怨尤之有焉此四者釋躁平矜之至要也至於富貴易淫貧賤易移死生易惑常變易撓一切置諸度外而無事安排則又爲養心之至要也

人生氣質都有箇好處都有不好處學問之道無他只是培養那自家好處捄止那自家不好處便了

曾瑋謹案氣有清濁質有厚薄人苟稟氣極清稟

質極厚則有好處無不好處是上知也人苟稟氣極濁稟質極薄則有不好處無好處是下愚也然而天下之人中人居多或氣淸而質薄或質厚而氣濁是以都有好處都有不好處所貴乎學問者爲能培養其好處捄止其不好處也有培養之功則暢茂條達而好處不至牿亡矣有捄止之功則補偏去弊而不好處可以洗濯矣於是淸者不失之薄厚者不失之濁變化氣質之功豈淺鮮哉

吳大激曰此言好處不好處皆就氣質而言也所謂不好處與好處往往相似最易誤會如剛直是

好處忿戾是不好處和順是好處優柔是不好處渾厚之與模稜精明之與苛刻寬大之與豪放儉約之與吝嗇各有相似之處辨其所似去其所偏則人人皆歸於中道所謂變化氣質也

心要常操身要常勞心愈操愈精明身愈勞愈強健但自不可過耳

曾瑋謹案心者不可使之冥漠而無用也聖賢之窮理格物考古驗今莫非由探索而得所以心要常操操之而思慮愈熟無障蔽之生於是乎虛靈澄澈愈操而愈覺其精明也身者不可使之安肆而自佚也古人之遺大投艱任重致遠莫非由勤

苦而成。所以身要常勞。勞之而習慣自然。無倦怠之意。於是乎膚革充盈。愈勞而愈形其强健也。然操勞太過。心轉有窒塞紛亂之時。身亦有勉强竭蹶之處。此又當受之以節、而不可反受其損者耳。

愼言動於妻子僕隸之間。檢身心於食息起居之際。這工夫便密了。

曾瑋謹案言動之愼。不難在尊敬威嚴之地。而難在親嫟玩易之間。人能於妻子僕隸、而亦無言動之失。則其戒謹恐懼者。無須臾之疎忽可知矣。身

心之檢。不難於大庭廣衆之中。而難於日用尋常之際。人能於食息起居而亦無身心之過。則其省察克治者。無頃刻之間斷可知矣。工夫如是。可謂密矣。

心術以光明篤實爲第一。容貌以正大老成爲第一。言語以簡重眞切爲第一。

曾瑋謹案心術無私曲。則容貌自無輕惰。言語自無躁妄。二者根心而出。不然則僞而已。

喜來時一檢點。怒來時一檢點。怠惰時一檢點。放肆

時一檢點。此此是省察大條款。人到此多想不起。顧不得。一錯了便悔不及。若養得定了。便發而中節。無用此矣。

曾瑋謹案此言省察之要也。人當喜氣方甚時。未有不動心者。一加檢點。而心氣俱收歛矣。怒氣方甚時。亦未有不動心者。一加檢點。而心氣自和平矣。怠惰時。未有不委靡其精神者。一加檢點。而精神爲之振作矣。放肆時。未有不傲慢其志氣者。一加檢點。而志氣爲之攝持矣。凡此條款。皆省察之

大端也。往往於此。不暇置想。不暇顧慮。必有失錯。雖悔何及乎。是以學者動而有省察之力。必靜而先有涵養之功。涵養之功深。而心定氣定。精神志氣亦定。自然發而中節。有無待於檢點者矣。然涵養一日不到。卽省察又何能一日無也。

仁厚刻薄。是修短關。行止語默。是禍福關。勤惰儉奢。是成敗關。飲食男女。是生死關。

曾瑋謹案仁厚存心者。其量寬以舒。壽之徵也。刻薄存心者。其氣迫而蹙。夭之徵也。故曰修短關也。

行止得其時。語默得其道。君子修之吉焉。行止失其時。語默失其道。小人悖之凶焉。故曰禍福關也。勤則成功。儉則成德。有不匱之道焉。惰則敗度。奢則敗禮。有不遜之咎焉。故曰成敗關也。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制節謹度。有保身之益焉。徇情肆欲。有忘生之害焉。故曰生死關也。

觀操守在利害時。觀精力在飢疲時。觀度量在喜怒時。觀存養在紛華時。觀鎮定在震驚時。

曾瑋謹案當利害時。易於謀私而難於順理至此

而心志不移者。可以觀其操守之貞固矣。當飢疲時。易於委靡而難於振作。至此而形容不餒者。可以觀其精力之充完矣。當喜怒時。易於偏倚而難於中和。至此而顏色不形者。可以觀其度量之深沈矣。當紛華時。易於歆羨而難於澹泊。至此而念慮不惑者。可以觀其存養之邃密矣。當震驚時。易於恐懼而難於安靜。至此而神明不亂者。可以觀其鎮定之餘裕矣。

吳大澂曰凡事打不過處。足以驗學力之虛實。涵養之淺深。有幾分工夫。即有幾分效驗。無可强制。

無可閉藏。觀人者以此知人。自觀者以此自勵。

某應酬時有一大病痛。每於事前疎忽。事後點檢。點檢後輒悔吝。閒時慵懶。忙時迫急。迫急後輒差錯。或曰。此失先後著耳。肯把點檢心放在事前。省得點檢。又省得悔吝。肯把迫急心放在閒時。省得差錯。又省得牽挂。

曾瑋謹案此言與其點檢於事後。不如點檢於事前。既無疎忽。且省悔吝也。與其急迫於忙時。不如急迫於閒時。既無慵懶。便無差錯。且省牽挂也。凡

事豫則立不豫則廢知其病痛而治之所爭在先後之間先則得之後則失也應酬之事特其顯焉者耳

責人到閉口捲舌面赤背汗時猶刺刺不已豈不快心然淺隘刻薄甚矣故君子攻人不得過七分須含蓄以養人之愧令其自新則可

曾瑋謹案小人之責人也重以周尋瑕摘隙使之無地自容而以爲快心何量之淺隘而行之刻薄耶其損己之德而無益於人可知矣是故君子不

得已而攻人。若有分量。而不敢過焉。所謂以人治人、改而止也。如是則有含蓄。而可以全人之廉恥。人亦自愧而自新、其言之無罪、而聞之足戒。可知矣。

余少時曾洩當密之語、先君責之。對曰。已戒聞者使勿洩矣。先君曰。子不能必子之口。而能必人之口乎。且戒人與戒己孰難。小子愼之。

曾瑋謹案　先文恭公嘗手書此一則爲訓、曾瑋少時每有此失。正坐不能深沈含蓄之故。當時輕

易其言後雖悔之駟不及舌矣近見軍旅大政未嘗不密之又密然往往中外傳觀大抵洩之一人初未嘗不丁甯相戒而其後亦視爲具文轉轉宣白所謂戒人而不戒己者也易曰幾事不密則害成君子愼密而不出旨哉言乎

舉世囂囂競競不得相安只是抵死沒自家不是耳若止把自家不是都認再替別人認一分便是清甯世界兩忘言矣

曾璟謹案舉世間每有囂陵爭競之端欲彼此相

安而不得其故、何哉。由於自以爲是、而以他人爲非耳。不知人各自是、孰肯自認其非、無怪乎勞勞攘攘矣。若於自家不是自認十分。再於人之不是替認一分。則相讓而不爭。人亦相感而自化。所謂天淸地甯之境。可以彼此忘言者也。

常看得自家未必是。他人未必非便有長進。再看得他人皆有可取、吾身只是過多。更有長進。

曾瑋謹案此與朱子須是在己見得欠闕一則可以參觀、蓋看得在己未必皆是、則責己者嚴。在人

未必皆非。則責人者恕。自昭明德。晉之所以進也。

看得他人皆有可取。則擇善者明。吾身只是過多。則遷善者速。居德善俗。漸之所以進也。

胸中只擺脫一戀字。便十分爽淨。十分自在。人生最苦處。只是此心沾泥帶水。明是知得。不能斷割耳。

曾瑋謹案胸中一戀字。總是私欲。最爲心累。只須擺脫得去。便覺十分爽淨。十分自在矣。要知此心本無凝滯。何物可以留戀。但有主宰於中。自無貪著於外。若使沾泥帶水。豈非人生最苦之境乎。然

明明知得病根。而又擺脫不去。如絲之纏繞。纏之繫縛。滅於東而生於西。失於此而起於彼。正坐不能斷制而裁割耳。是以君子有居敬之學。而又必有集義之功也。

擔當處。都要箇自强不息之心。受用處。都要箇有餘不盡之意。

曾瑋謹案名教綱常之事。皆吾人擔當處也。蓋是天下之公。故必有堅剛之志。而後能成。始有久長之計。而後能圖終。要不可無自强不息之心也。從

容順適之境皆吾人受用處也蓋是一身之私故必有持盈之戒而後能致亨有保泰之思而後能養福要不可無有餘不盡之意也

直友難得而吾又拒以諱過之聲色佞人不少而吾又接以喜諛之意態嗚呼欲不日入於惡也難矣曾瑋謹案惡直者必無直友以其善於拒也喜佞者必多佞友以其巧於接也要知直友本自難得求之惟恐不來而乃以怫然之聲色絶之是其於過也必諱矣孰肯觸其所忌而進以逆耳之言哉

佞人本自不少。遠之惟恐不去。而乃以欣然之意態迎之。是其於諛也必喜矣。孰不投其所好而貢其脅肩之狀哉。嗚呼。惡直而好佞。惡也。諱過而喜諛。亦惡也。日入於惡而惡愈多。苦於不自知耳。精明也要十分。只須藏在渾厚裏作用。古人得禍。精明人十居其九。未有渾厚而得禍者。今之人惟恐精明不至。乃所以爲患也。

曾瑋謹案大智若愚。寓精明於渾厚之中。非不要十分精明也。但察理審情。不得不精明。而存心處

事不得不渾厚耳若以精明得禍則吉凶悔吝之機尚未能十分參透安得謂精明乎實天下之至愚者也古人得禍大抵如斯而精明者尚不覺悟何哉

心平氣和而有强毅不可奪之力秉公持正而有圓通不可拘之權可以語人品矣

一曾瑋謹案涵容有餘者或失之巽懦所難者剛强果毅之力耳若心平氣和而又有臨事之擔當堅卓而不可奪則其涵容者非巽懦之謂矣端方自

守者或失之固執所難者圓融通達之權耳若秉公持正而又有隨時之運用變化而不可拘則其剛方者非固執之謂矣人品至此庶乎其可也

大事難事看擔當逆境順境看襟度臨喜臨怒看涵養羣行羣止看識見

曾瑋謹案處艱大之事膽大心細智圓行方不動聲色而措置裕如可以觀擔當矣居順逆之境怡然理順渙然冰釋無所休戚而怡適有餘可以觀襟度矣當一時之喜怒物來順應躁釋矜平非由

矯強而鎮靜自然可以觀涵養矣與衆人行止和而不同羣而不黨自有操守而卓然不惑可以觀識見矣

吳大澂曰四者不可强制非學養兼深識力俱定者不足以處此

忍激二字是禍福關

曾瑋謹案天下有不當忍者不共戴天之讎是也天下有不可不激者體道爲學之志氣是也此可不問禍福者也其餘無不當忍無可激者矣忍激二字實一字耳不忍則激忍則不激也小不忍則

亂大謀。必有忍。其乃有濟。隨事容忍。正所以遠禍也。遇事忿激。非所以求福也。孟子曰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蓋由是而分途矣。

凡有橫逆來侵。先思所以取之之故。卽思所以處之之法。不可便動氣。兩箇動氣。一對小人一般受禍

曾瑋謹案君子之遇橫逆。必自省於身。或者有以取之乎。何以不侵他人而侵我乎。所謂三自反也。思之而不得其故。則必有處之之法。所謂敬之終吉。所謂犯而不校也。若彼以盛氣來侵我。亦以盛

氣報之此小人之常情豈有君子而出此者哉天下未有以橫逆加人而不受禍者其氣有以召之也同一動氣則同一小人其受禍也宜亦同矣

吳大徵曰先生嘗謂兩君子無爭相讓故也一君子一小人相爭有容故也然則相爭者兩小人也下語何等痛快宜可喚醒一切消釋一切

兩人相非不破家亡身不止只回頭認自家一句錯便是無邊受用兩人自是不反面稽脣不止只溫語稱人一句是便是無限寬舒

曾瑋謹案自認一句錯稱人一句是省得爭此閒

氣何等受用何等寛舒若必欲相非則侵陵攻訐無所不至或有破家亡身之禍必欲自是則較短論長不肯相下或有反面稽脣之辱所謂一對小人耳讀書養氣之君子必不如是也

把矜心要去得毫髮都盡只有些須意念之萌面上便帶著聖賢志大心虛只見得事事不如人只見得人人皆可取矜念安從生此念不忘只一善便自足淺中狹量之鄙夫耳

曾璿謹案矜字罪過最大克治最難必使心中去

得淨盡。無毫髮之留。先儒於此。亦狠用工夫也。若意念中有些須萌動面上便遮蓋不得。趾高氣揚。有流露於不覺者矣。從古聖賢自然不矜者。志大心虛耳。志大則見得事事有未盡之責。而常覺其不如人。心虛則見得人人有可取之處。而常覺其勝於己。矜之一念。何自而生乎。若偶有一善而念念不忘焉。則其自足於此。而其餘不復有善可知中藏既淺。器量亦狹。終不免爲鄙夫而已。

世間事各有恰好處。慎一分者得一分。忽一分者失

一分。全愼全得、全忽全失。小事多忽。忽小則失大。易事多忽。忽易則失難、存心君子、自得之體驗中耳。

曾瑋謹案天下之事。各有適中之分量、未有不得於愼而失於忽者。其得失之分數亦適相當。所謂得全全昌。失全全亡也。無小大無敢慢。則不忽於小而失於大矣。思其艱以圖其易。則不忽於易而失於難矣。君子之存心。戒謹恐懼。故能事事就理。事事適中。葢其體驗於此、而有以得其要耳。

恆言平穩二字。極可玩。葢天下之事。惟平則穩。行險

亦有得的。終是不穩。故君子居易。

曾瑋謹案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險以僥倖。是故人有恒言。皆曰平穩。平穩者。居易之謂也。君子素位而行。不願乎外。有蕩平正直之道焉。惟其能平。所以能穩也。若夫小人之行險。未始不有所得。然患得患失。無所不至。有崎嶇反側之境焉。惟其不平。終於不穩矣。平穩二字。最可玩索而思其義。天下之事。不出乎此。

處天下事。只消得安詳二字。雖兵貴神速。也須從此

二字做出。然安詳非遲緩之謂也。從容詳審。養奮發於疑定之中耳。

曾瑋謹案天下之事。處之不難。惟有安詳二字而已。或以安詳為遲緩之意。因疑於兵事非宜。不知兵雖貴於神速。亦必好整以暇。好謀而成。始無剽忽輕疾之失。要非安詳不可也。然則安詳豈遲緩之謂乎。所以凡事從容詳審。則安閒而精當。其臨時之奮發有為者。皆其平時之凝靜鎮定養之有素者也。安詳二字之義。從可識矣。

心要如天平。稱物時。物忙而衡不忙。物去時。卽懸空在此。只恁靜虛中正。何等自在。

會瑋謹案此形容心之體用。要如天平也。因物付物。故稱物而衡不忙。言其靜而定也。過而不留。故物去時卽懸空。言其虛而受也。權而得中。故在彼者無輕重之差。言其中而有準也。居之以正。故在此者無偏倚之失。言其正而有則也。靜虛中正。則隨分而應。用之不窮。其從容自在之妙可知矣。易曰。裒多益寡。稱物平施。程子曰。擴然大公。物來順

應皆此旨也

當可怨可怒可辨可訴可喜可愕之際其氣甚平這是多大涵養

曾瑋謹案可怨可怒者以蘊藉出之可辨可訴者以從容道之可喜可愕者以尋常視之非不怨不怒不辨不訴不喜不愕也但覺得心氣和平處之泰然其得力於涵養者深矣

殃咎之來未有不始於快心者故君子得意而憂逢喜而懼

會瑋謹案快心之事。順境也。人能於逆境動心忍性。往往於順境而忽諸。不知殃咎之來。不在逆境而始於順境。消息盈虛之理也。葢禍莫危於盛滿。天地間萬事萬物。未有盛滿而不衰者。程子曰。德善日積。則福祿日臻。德踰於祿。則雖盛而非滿。是故君子得意而憂。逢喜而懼。一憂一懼。而持盈保泰之思。與修德行善之心。卽此而存。所以維持順境。而不至於喪敗者耳。

吳大澂曰。說一快心話。作一快心事。處一快心境。種種皆是禍根。木之有蠹。不生於葉落之候。而生

於葉盛之時。禍福之倚伏與陰陽之消長。其理一也

相在爾室。尚不愧於屋漏。此是千古嚴師。十目所視。十手所指。此是千古嚴刑。

曾瑋謹案爾室者。獨居之地也。屋漏者。西北隅也。言無人之處猶不愧之。所當敬畏也。蓋人惟不知敬畏。故心常安肆。而入於邪欲。於無人之處而亦若臨之在上。質之在旁。懍然一堂之督責。則自無邪欲之萌。此大雅一篇之旨。可爲千古之嚴師矣。十目者。無形之鑒視。十手者。無形之指摘也。言幽

獨之中。不可不慎。所當恐懼也。蓋人惟無所恐懼
故心常放蕩而蹈於非幾於幽獨之中而亦若刀
鋸在前。斧鉞在後。森然三尺之糾纏則何有非幾
之貢。此大學一章之要。可爲千古之嚴刑矣
大其心容天下之物。虛其心受天下之善。平其心論
天下之事。潛其心觀天下之理。定其心應天下之變。
曾瑋謹案大其心則百物皆通而無病故能容天
下之物。虛其心則樂取諸人以爲善故能受天下
之善。平其心則是非明而無偏私故能論天下之

事。潛其心。則體察精而無昏蔽。故能觀天下之理。定其心。則鎭靜久而無紛紜。故能應天下之變。

世人喜言無好人。此孟浪語也。今且不須擇人。只於市井稠人中。聚百人而各取其所長。人必有一善。集百人之善。可以爲賢人。人必有一見。集百人之見。可以決大計。恐我於百人中。未必人人高出之也。而安可忽匹夫匹婦哉。

曾諱謹案世人輕量天下。常言無好人。此直是孟浪語耳。今欲擇一完人。原非易易。姑勿論其賢否

但就市井里邑之閒稠人廣眾之中。聚百人焉。棄其所短而取其所長。則一人各有一善集百人之美德。兼而有之。而可以爲賢人矣。所謂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也。一人各有一見集百人之心思。善者從之。而可以決大計矣。所謂愚者千慮。必有一得也。然則反而自思。我於百人之中。安能人人高出一籌。有我所能及之處。卽有我所不及之處。雖匹夫匹婦之知能。聖人亦有所不知不能。而可輕量之乎。

爲宇宙完人甚難。自初生以至屬纊。徹頭徹尾。無些子破綻。尤難。恐亘古以來。不多幾人。其餘都是半截人。前面破綻。後來修補。比至終年晚歲。纔得乾淨。成就了一箇好人。還天付本來面目。令人有過。便甘自棄。以爲不可復入聖人境域。不知盜賊也許改惡從善。何害其爲有過哉。只看歸宿處成箇甚人。以前都饒得過。

曾瑋謹案天地古今之完人。不可多得。自始至終。無些須破綻者。能有幾人。其餘卽有破綻。亦可潔

己自修。苟至終年晚歲。不失本來面目。卽不失爲好人。所謂蓋棺論定也。今人甘於自棄。以爲旣有過惡。便無望於入聖之途。於是肆無忌憚。終其身爲小人而已。良可惜也。不知聖人敎人。旣往不咎。卽盜賊亦未嘗不許自新。況人非聖人。誰能無過。過而不改。是爲過矣。但能改惡而遷善焉。則雖有過。庸何傷乎。大抵觀人者。必覘其歸宿之處。苟究竟有所成就。斯不爲君子之所棄矣。人當爭自濯磨。勿以前愆爲不可贖。而甘於自棄也。

聽言觀行。是取人之道。樂其言而不問其人。是取善之道。今人惡聞善言。便訑訑曰。彼能言而行不逮。言何足取。是弗思也。吾之聽言也。爲其言之有益於我耳。苟益於我。人之賢否奚問焉。衣敝枲者市文繡。食糟糠者市粱肉。將以人棄之乎。

曾瑋謹案取善之道。與取人之道不同。取人者。必聽其言而觀其行。取善者。樂其言而可不問其人也。今人祇知責人。而不知取善。及其聞一善言。則有訑訑之聲音。拒之曰。彼雖能言。其行不足稱也。

豈非惡聞善言哉。夫亦不思故耳。要知吾之聽言
者、爲人乎、爲我乎、苟其爲我。則但當求其言之有
益於我、所謂不以人廢言也。人之賢否、與我何與
乎、譬諸文繡粱肉。我所欲也。必不問其市之者、衣
敝枲而食糟糠也。苟以其人而廢其言、又何異以
敝枲糟糠而棄其文繡粱肉哉。
毀我之言可聞、毀我之人不必問也。使我有此事也
耶、彼雖不言、必有言之者、我聞而改之、是又得一不
受業之師也。使我無此事也耶、我雖不辨、必有辨之

者。若聞而怒之是又多一不受言之過也。

曾瑋謹案君子切於自脩。樂於聞過。故毀言可聞。而不問毀者之姓名也。使所毀之事而果有也。則不能禁人之不言。言者無論彼此。皆足以爲遷善之資。是攻吾之過。正以補吾之過。不必北面而事之。而所益於我者。卽此一事而有餘矣。所毀之事而果無也。則何取乎我之一辨。久之自有公論。豈可遽有忿懥之辭。若惡人之言。必不受人之言。雖非文飾而拒之。而所損於我者。卽此一端而可見

矣。

閨門之事可傳。而後知君子之家法矣。近習之人起敬。而後知君子之身法矣。其作用處。只是無不敬。

曾瑋謹案刑于之化。肇自閨門。故尋常瑣屑之事。傳爲美談。而君子修身齊家之道可知。觀感之端。始於近習。故僮僕使令之人。肅然起敬。而君子整躬率物之方可知。此非別有作用處也。一言以蔽之曰。毋不敬而已矣。

與小人處。一分計較不得。須要放寬一步

曾瑋謹案君子之與小人。原不能同流合汙。然既與共事。亦當有善處之道。顧大局者。小節不必與較。嚴大防者。小事不必與計。所謂計較者。或意見之私。或門戶之分。或一言之不合。或一事之偶乖。與利害得失。無甚關係者。皆須放寬一步。小不忍則亂大謀。自古小人之禍。激之使變者。君子亦不得辭其咎也。苟能以大度容之。以恕道處之。以誠心推之。所謂待小人不惡而嚴。則小人亦相安於無事矣。

接人要和中有介。處事要精中有果。認理要正中有通。

會瑋謹案謙和之中而出以耿介。則人不敢干以私。所謂智圓行方。接人之要也。精詳之中而矢以果決。則事不致誤於緩。所謂小心大力。處事之要也。正大之中而觀其會通。則理不致涉於障。所謂通變達權。認理之要也。

世間無一處無拂意事。無一日無拂意事。惟度量寬宏。有受用處。彼局量褊淺者。空自懊恨耳。

曾瑋謹案人世拂意之事。無處無之。無日無之。惟度量寬宏者。能不爲境遇所累。是以返躬多受用之處。拂意之來。正如一葉之於滄海。而安有不洗滌者乎。彼局量褊淺者。每易爲得失所動。是以舉目皆懊恨之端。拂意之至。正如輕舟之逐驚濤。而安有不顚覆者乎。

肯替別人想。是第一等學問。

曾瑋謹案恕字學問。是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此猶在自己一面著想。而推己及人也。然人人各有一

見未必盡同能設身處地而替想之則全乎忘己而能以欲從人。爲人謀者忠矣。忠則可以賅恕忠恕違道不遠。此所以爲第一等學問也。

水激逆流火激橫發。人激亂作。君子愼其所以激者。愧之則小人可使爲君子。激之則君子可使爲小人。

曾瑋謹案水之性就下。而逆流者非水之性也。火之性炎上。而橫發者非火之性也。人之性本善而亂作者非人之性也。是皆有以激之也。激之則反其本然之性。是以君子必當愼之。不覩小人乎。愧

厲而變化之則可進而爲君子激之而使之善也不觀君子乎矯激而拂亂之則可流而爲小人激之而使之不善也愼之者能不爲激所動而不予以激之之權而已